

楊家駱編著單元式國文選刊

八德文選(四)



行印局書界世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八德文選(四) 目次

仁 愛 上 二十六章	論 語
仁 愛 下 二十六章	論 語
四 端 章	孟 子
舍 生 取 義 章	孟 子
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	陸 九 淵

仁愛上 二十六章

論語

①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 雍也

②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

③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證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 學而

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 學而

⑤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⑥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憲問

⑦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路

⑧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⑨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

⑩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

⑪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未善也。」衛靈公

⑫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

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

、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陽貨

* * * * *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

自道也」。憲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憲問

⑤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

⑥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顏淵

⑦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

⑧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

⑨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

⑩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

⑪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述而

⑤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

⑥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

——論語——

〔國學常識〕

中國哲學名詞，往往隨所語之事而異其訓，故本義之外有引申、假借之別，本義之中，又有狹、中、廣界說之殊，惟諸訓雖異，自亦有其可貫合處，然非膾力體認，則不能得。在論語一書中，「仁」字含義最複雜，今人唐君毅論之頗詳，見其所作中西哲學中關於道德基礎論之一種變遷一文中，茲節引如下：

「孔子深會一切德都是人心內具的品性之意，於是立刻悟到一切德既同爲德之德，同具人心內，則一切德應有一中心，應有其所以同爲德之德。……反求於心，立刻認識「仁」爲諸德之統會。本來孔子所謂仁，究竟是什麼？是極困難的問題。但是我們祇要真正把握着孔子把仁視作具在內心貫通諸德之德的意思，我們對於孔子所謂仁卻並不是不能了解。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看「依於仁」、「不違仁」，便知他是如何的從內心深處論仁。樊遲問仁，孔子說：「仁者愛人」。「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這可見仁中含義。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在別處又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恕。這是仁中含恕。樊遲問仁。子曰：「與人忠」。「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是仁中含忠。又說：「仁者必有勇」。「仁者先難而後獲」。是仁中含勇。樊遲問仁。他又說：「居處恭，執事敬」。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是仁中含禮、含敬。子張問仁。他特提出敏字；又說：「知者利仁」。是仁中含知。他

又說：「仁者不憂」。而稱：「顏淵三月不違仁」，「回不改其樂」。是仁中又含樂。子張問仁，他提出信；又說：「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仁中又含信。我們從此可以看出孔子之所謂仁，如何貫攝諸德。

「孔子所謂仁，實即不分自己之生機與宇宙之生機共同之生機。因爲這生機即宇宙之生機，所以順自己生機之流行，即思與其他人之生機相通；所以仁中即含愛、含恕。仁之含愛與恕，也正同古文仁從「千心」作「忝」及從「二人」之意相合。同時，因爲自己之生機即通於他人之生機，所以成人亦即成己，爲人盡忠，即流暢自己之生機；所以仁中含忠。又當我們生機發揚時，強盛而剛健，祇就自己心之所安而行去，於是能勇猛精進；所以仁中含勇。又當我們生機凝聚時，則能謹束自己之身心；所以仁中即含敬、含禮。又當生機流暢如水之空明，即能不爲愚癡所蔽，而能照物；所以仁中含智。又當生機流暢時，心無所滯礙，舒適安泰；所以仁中即含樂。又生機流暢時，自然直率誠實無僞；所以仁中含信」。

方孝孺謂：「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其不仁亦甚矣！」此爲唐氏所未及，在反洪抗俄之今日，其言尤切近可味也。

《論語五〇五章，言仁者幾十之一，而言愛者甚少。然愛之爲德，實仁之初萌，仁雖不止於愛，亦不能離愛以爲仁，即如博施濟衆，至於聖域，亦莫非汎愛之見於事者，故今仍合錄之以爲篇。所選多至五十二章，分之爲二課，以便講誦。論語言仁愛者略盡於此。子罕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以未錄者，以論語言仁居全書十之一，何得謂罕，頗疑此章有脫文，或有別解，而世未之悟也。

清儒焦循《論語通釋》，將全部《論語》拆散，標舉重要諸義，如言仁、言忠恕等，列爲若干目，通觀而總詮之，阮元《經

室集亦有論語論仁解之篇，皆由訓詁以達義理，至爲可取；然宋儒朱熹論語集注，久爲家弦戶誦之書，世人標舉論語文義，幾皆本於朱注，已成常識性質，初學不可不知，且通達明白，於踐履尤爲有益，故今所釋者，仍多本於朱注，而以焦循論語通釋言仁及阮元論語論仁解列於「補充教材」中。

墨子兼愛三篇，言辨而義精，以理論之，較儒家爲廣，以行言之，則儒家之逐層推展，易於踐履，由愛以進於仁，其極終之所達，視兼愛之說，亦實殊途而同歸。以兼愛文長，錄之於第六冊中。

〔注釋〕 一 子貢，端木賜字，衛人，孔子弟子。博，廣也。施，去聲。事猶爲也。何爲於仁，言非仁者所能。聖，造其極之名也。乎，疑而未定之辭。病者，病其難，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諸」、「之」、「乎」三字之合音。夫，讀如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近謂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譬，喻也。方，

術也。集注此章後，更引程、呂之言，以發其義。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人，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瞻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

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二樊遲，名須，字子遲，孔子弟子，家語云魯人，鄭立目錄云齊人。上一知字讀去聲。遲未達，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錯」，釋文引或本作「措」，置也。言舉正直之人置之枉曲之人之上。「子夏，卜商字，衛人，孔子弟子。鄉，魯之假借字，猶昔也。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臯陶，字庭堅。舜舉以爲士。士，執法之官。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伊尹，名摯。隱居有莘之野。湯舉以爲相。三有子，名若，孔子弟子，魯人。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弟、好皆去聲。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鮮，少也。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與，平聲。四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學文，謂讀書之事。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

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五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上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集注更引程、楊之言以發其義：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所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六 愛非溺愛之意，如愛子女、愛人民，必勉其勞動生產，勤於所事，倘溺愛而任其懶墮，則愛實害之。忠非阿私之意，必誨其所非，使趨於正。七 王者，謂行仁政之君主。三十年爲一世。此仁字謂教化之成效。此章示行仁政者，必須歷久不懈，三十年必大見成效也。

八 顏回，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季路即子路，仲由字，卞人，孔子弟子。盍，厂古；何不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老者養之使安，朋友待之以信，少者懷之以德，此皆博愛之精神。九 禮記儒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仁爲禮樂之本，故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一〇 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蒞，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與之。禮謂義理之節文。一一 馮翊云：「克己約身」。朱熹云：「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劉寶楠云：「克己復禮，所以爲仁。爲猶事也，謂用力於仁也」。

又云：「復反者，反猶歸也。吾將有所視聽言動，而先反乎禮，謂之復禮。非謂已先有私，已先無禮，至此乃復也。」

歸，猶與也。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且，條目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乃進而直請其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能辨其非禮，是人心能自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勝私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禮，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一二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一三 冉雍，字仲弓，魯人，孔子弟子。出門、使民二句，喻爲仁之道，在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內外無怨，就其效果言，使以自考也。在家，謂仕於卿大夫之家。

一四 子張，孔子弟子，顛孫師之字。史記云陳人，呂氏春秋云魯人。行是五者。則心安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有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

一五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一六 知去聲。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一七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一八 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寡言。

一九 件，同馬犁字，深

人，孔子弟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名耕。諤，曰：「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孔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二〇 巧言，好其語言，令色，善其顏色。巧令多由僞作，故曰鮮矣仁也。二一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二二 由，子路字。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女，同汝。下同。六言：仁、知、信、直、勇、剛。六蔽：愚、蕩、賊、絞、亂、狂。居，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語，去聲。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絞，急切也。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二三 程子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二四 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豈敢，孔子之謙辭。爲之，謂爲仁。誨人，謂以此教人也。

「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姓公西，名赤，字子華，魯人，孔子弟子。二五約，窮困也。利，衡量其是非利害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爲非，久樂必驕佚，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明辨於利害，於仁亦不易所守，蓋深淺有不同也。知，去聲。二六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上二樂字並讀如躍，下一字讀如洛。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動而不燥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仁愛下 二十六章

論語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

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淵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衛靈公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仁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

* * * * *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述而

⑤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憲問

⑥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⑦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里仁

⑧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憲問

⑨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公治長

①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公治長

②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公治長

③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

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子張

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

⑤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里仁

⑥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

⑦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里仁

⑧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⑨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里仁〕

〔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衛靈公〕

〔公〕

〔五〕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

——論語——

〔注釋〕二七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二八 文，指學問之事，以文會友，則學日明。輔，助也。取友之善

行，使德日進。二九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漢書梅福傳引此作「厲

其器」。厲，同礪。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孔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切磋，以成其德也

。三十 說文云：「里，居也。」里仁，謂居處之環境，宜有仁風也。說文云：「擇，揀選也。」困學紀聞：

「古文論語作「宅」。惠棟九經古義釋名云：「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亦有擇義。處，上聲。知，去

聲。三一 惟，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

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好、惡，皆去聲。三二 君子志於仁，然養或有未至，難免有時而違仁，至小人初不以仁爲懷，安得至於仁乎？三三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紂庶兄。箕子或云名胥餘，與比干同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遠走，建國於朝鮮。三四 冉求、字子有，魯人，孔子弟子。爲，去聲；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賁，公薨，而國人立蒯賁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賁，而輒拒之，事詳左傳哀公四年，定公二、三年。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賁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諸，應辭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孔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避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避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三五 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襄公從弟無知弑襄公。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小白自莒入，是爲桓公。魯人納公子糾，勿克。桓公使魯殺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事詳左傳莊公八年九年。子路疑管仲忘君仇，不得爲仁也。九，左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事，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魯

周室，擣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黻，無也。袵，衣衿也。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諒，小信也。經，縫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三六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三七 黨，類也。仁者以惻隱爲懷，過在於失之忠厚；故觀其過而知其仁。三八 原憲，字子思，孔子弟子。家語云宋人，鄭文目錄云魯人。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孔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此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難謂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一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三九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菴，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甚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孔子但許其忠，而未敢遽許其仁也。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乘，去聲。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於利害之私有所不得已而又未免於怨悔乎？故孔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四〇 孟武伯，魯大夫仲孫廩也。懿子之子。武，其諡。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

不知告之。兵車千乘，諸侯之國也。賦，軍賦，謂出車徒，供徭役也。千室之邑，公邑之大者。百乘之家，卿大夫之家。宰，謂邑長及家臣。言可爲人擯相，應對賓客。古禮服皆束帶：擯相則服皮弁，束緇帶。四一 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禦，當也，猶應答也。口給，口辭捷給，應對捷速而不窮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不知其仁，或疑仲弓之賢而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惡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賢未及顏子，聖人因不得而輕許之也。

四二 子游、孔子弟子言偃字，史記云吳人，家語云魯人。張也，指子張。四三 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孔子弟子。爾雅釋訓：『堂堂，容也』。此謂子張容儀過盛。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稱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四四 弘，廣大也。毅，強忍也，非弘無以任重，非毅無以致遠。仁者人心之全德，非惟必身體而力行之，且將以化斯民，可謂重矣，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四五 君子履道，當得富貴，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云：『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甕牖，日孜孜上仁』。此亦不去貧賤之義。上一惡字，去聲，下一惡字，平聲。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當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造次、倉猝、匆促，一音之轉，言急遽也。顛沛、蹢躅、偵仆，亦一音之轉，言困躓

也。四六 知、遠，皆去聲。務，猶事也。言從事於化導人民之義。禮運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即此所謂民之義也。敬鬼神二句，謂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徐徐自有所獲，仁也。四七 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四八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前第四十四章謂：『不亦遠乎』，係就以仁爲任之實效也，即前第七章『必世而後仁』之意。此謂『仁遠乎哉』，係就動機言，一念向仁，固守勿失，則仁之起點，本在此心，豈得云遠。四九 好、惡，皆去聲。孔 自言未見好仁者（即「安仁」），惡不仁者（即「利仁」），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二句，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有未見其力有不足。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見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孔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五〇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鄉村有爭灌溉之水械鬪以死者，房屋被焚時，有因救火而死者，不仁爲禍之甚，過於水火，然爲矯天下不仁之爲害以死者則少見也。五二 宰我，名予，字子我，魯人，孔子弟子。皇侃本作『井有仁者焉』。或謂「仁」借作「人」。

「也」，皇本作「與」，王引之經傳釋詞謂「也」與「歟」同義。逝，往也，往視之也。俞樾羣經平議讀「逝」爲「折」，云：『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故可得而摧折：不可以非理陷害之』。罔，謂誣罔。孟子：『君子可欺以方，難罔以非道』，與本章末二句義正同。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甚也。



四端章

孟子

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②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③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④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⑤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

〔國學常識〕 孟子之傳略及孟子書之解題，已詳第二冊「國學常識」中，茲不贅述。孔子之言道德，由修養直覺而得，故其見於言者多如教條；墨子之言道德，由理智辯證而得，故其見於言者多涉利；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而具墨子之博辯，故能以說理替代教條之枯燥，以論性糾正功利之流弊。然如性善之說，探本窮源，誠爲道德哲學之基礎，然非初學所可驟解，故今之所錄，特重其所示培養道德端倪之途徑，及區別道德向背之標準，前者即擴充四端之說，後者即舍生取義之論，更輔以陸九淵所講義利之辨，此三篇合之前錄論語五十二章，入德中仁愛兩目之精義，及其實踐之準則，略具於此矣。

孟子以仁、義、禮、智爲「天爵」（見告子篇），而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識其端、育其苗，此說可使後之學者於道德在此心之萌芽易於辨認，因而持之勿失，培養擴充，必不復有無從入手之惑矣。

〔注釋〕 一 不忍人之心，即下文所言惻隱之心。 運，轉也。轉物掌上，言其易也。 二 趙注：「乍，暫也」

• 廣雅釋詁：「暫，猝也」。 劉熙釋名釋幼長：「兒始能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也」。 焦氏正義：「始能行而尚無知識，不知井之溺人，故將入井也」。 怵，入；惕，去一。怵惕，驚駭恐懼貌。 集注：「惻，傷之切也。」

隱，痛之深也」。 內，音義同納。 要，音義同邀。 惡，讀去聲，憎也。 四 集注：「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五 四體，四肢也。 焦氏正義：「四端之有於心，猶四支之有於身」

，言必有也』。蓋孟子不認人類之道德本質由後天造成，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見告子篇上）。賊，害也。趙注：「擴，廓也」。方言：「張小使大謂之廓」。廣雅釋詁：「充，滿也」。淮南子主術訓：「此皆有充於內」，高誘注：「充，實」。說文：「然，燒也」。字今作燃。達，通也。按：儒家之修爲，主由內心之一點同情擴而大之。其始曰「測隱之心」；擴而充之，即成「仁心」。具仁心之個人，是爲「仁人」；由仁心造成之政治，是爲「仁政」。



舍生取義章

孟子

⊖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用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國學常識〕 論語義字凡十六見，較要者如學而篇：「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爲政篇：「見義不爲，無勇也」。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憲問篇：「見利思義」。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陽貨篇：「君子義之爲上」。各「義」字皆可訓爲「宜」〔中庸：「義者宜也」〕。最可注意者，孔子以仁統諸德，而義統於仁獨未之見，故有疑此數「義」字，不過言行爲之所宜，非特立獨行之德者。倡「貴義」之論，實始於墨子。惟如墨子貴義篇，除「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外，皆涉功利之說，故少精義。論語之「見義不爲，無勇也」，重在勇德，墨子以身殉義，已含義由羞惡之端發展爲德之意，至孟子乃以義與仁並舉，提高其在道德上之地位，其重要性僅次於仁。雖其用「義」字仍可訓爲行爲之所宜，然所謂宜者標準至高。就理論上言，孟子以義與仁同爲內發之德；如駁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如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如謂「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就實踐言，孟子以義爲仁所由表見之途；如謂「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以人爲標準言，如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至所錄舍生取義一章，更以生命衡量義之價值，與孔子殺身成仁之以生命衡量仁之價值者同，故孟子雖未舍仁言義，然其視義之爲德，與孔子視仁之爲德，幾已無所軒輊矣。

自孟子倡舍生取義之說，後儒本之，如呂坤曰：「大丈夫看得死最輕，所以不肯死者，將以求死所也；死得其所，

則爲善用死矣。成仁取義，死之所也。如方孝孺曰：「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死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恥，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又曰：「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足動其意，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洵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之輕重也當。」如張煌言曰：「義所當死，死賢於生；義所當生，生賢於死。蓋有舍生以取義者焉，未聞生以害仁者也。」此所語皆可與孟子之說相發明，而今日尤宜三復而勿忘者也。

〔注釋〕一 熊掌，熊之足掌，味肥美。集注：「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趙注：「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舍，通捨，棄也。儒以仁義佔行爲中最高地位，生命雖重，猶次於仁義，故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二者不可得兼，謂假如二者不可得兼之時，非謂二者絕對不可得兼也。生本我所欲，然義我欲更甚，故不爲苟且全生害義。死本我所惡，然不義我惡更甚，故爲全義起見，雖患難臨身不避。集注：「此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集

注：「得生也」。惡，讀去聲。辟，通避。所欲莫基於生，謂以生命地位高於一切；是生命重而仁義輕矣，故結果將准保全生命是務，凡可以得生者，將不顧仁義而無所不用其方也。集注：「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由是則生二句之「是」字，指可以得生避患之方。其所以有不

用、有不爲者，言由其重義，則雖有得生之方不用也，雖有避患之法不爲也。喪，讀去聲；亡失也。言仁義禮智，皆人所固有，故重義之心，亦人所同具；惟賢者能保持此心不失耳。二 簞，竹器。圓曰簞，方曰筥。

食，豆；飯也。豆，盛漿穀器，刻木爲之。羹，肉雜糝食品。嘑，同呼。說文：「嘑，號也」。段注：「嘑

者，如今云高叫也」。凡人發聲，喜則和，怒則高促。嘽，高促怒聲也。爾，助詞。嘽爾，猶云「嘽然」。焦氏正義：「呼與嘽通。文公元年左傳：江芊怒曰：『呼！役夫！』注云：『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怒而稱其賤者，而先發聲爲呼，則呼是怒聲」。集注：「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鍾，古董名，受穀六斛四斗。翟氏四書考異：「宋石經，宋刻九經，舊趙注本，注疏本，辨俱依舊文爲辯。五經文字曰：『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得，與德通。論語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得，本作德」。詩魏風碩鼠：「莫我肯德」，呂氏春秋舉難篇引作「莫我肯得」。左傳哀二十四年注：「得，相親悅也」。又桓二年疏：「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物」。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施濟舊所識窮乏者，使悅而感我德也。趙注：「一簞食則貴禮，萬鍾則不復辨別禮義與否。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窮乏者」？按，一簞食，數量至少也；萬鍾，數量至多也。以至少數量而得惡聲，此常人所不受也。以至多數量獲惡聲，在常人則或受之矣。蓋前者枉尋直尺；後者枉尺直尋，所直之數量多，故肯爲也。孟子不講數量之差，惟以禮義爲重，故見不肯受非禮一簞食，而寧受非禮萬鍾祿者，以爲可怪而責之。鄉，讀若向，疊音也，猶言前時。爲，並讀去聲。已，止也。集注：「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嘽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集注：「本心，謂羞惡之心」。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陸九淵

白鹿洞書院講義

○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疏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鑄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至白鹿洞堂，羣賢畢集，瞻觀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三

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願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願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其於利欲之習，但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恭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四

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國學常識〕

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二九二），字子靜，號存齋，宋金溪人，與兄九韶、九齡並以學行著盛名於當世

，然持說則和而不同。幼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乾道八年登進士第，從遊者甚衆，九淵能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爲人者。嘗語學者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有不正」。淳熙元年授靖安主簿，調崇安。九年除國子正，遷將作監丞，出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四明楊敬仲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九淵，及反富陽，九淵過之。問：「如何是本心」？九淵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九淵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曲直訖，又問如初。九淵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九淵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九淵之自台州歸也，學者愈盛，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復大集，學者稱象山先生。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踰數千人。紹熙二年，除知荆門軍。故事：太守下車，必先揭約柬，延賓受牒，皆有日期。吏以白，九淵曰：「安用是」？賓至即見，持牒即入，無早暮，於是下情盡達，兩造有不持狀對辯求決者，郡大治。常會吏民講洪範「欽福錫民」一章，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莫不曉然，至有泣下者。卒謚文安。有象山集三十二卷、語錄四卷。語錄中有謂：「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與本課所錄文意同。此文爲宋孝宗淳熙二年九淵應朱熹（見第一冊）之請在白鹿洞書院爲諸生所講者。熹跋其後，稱：「其言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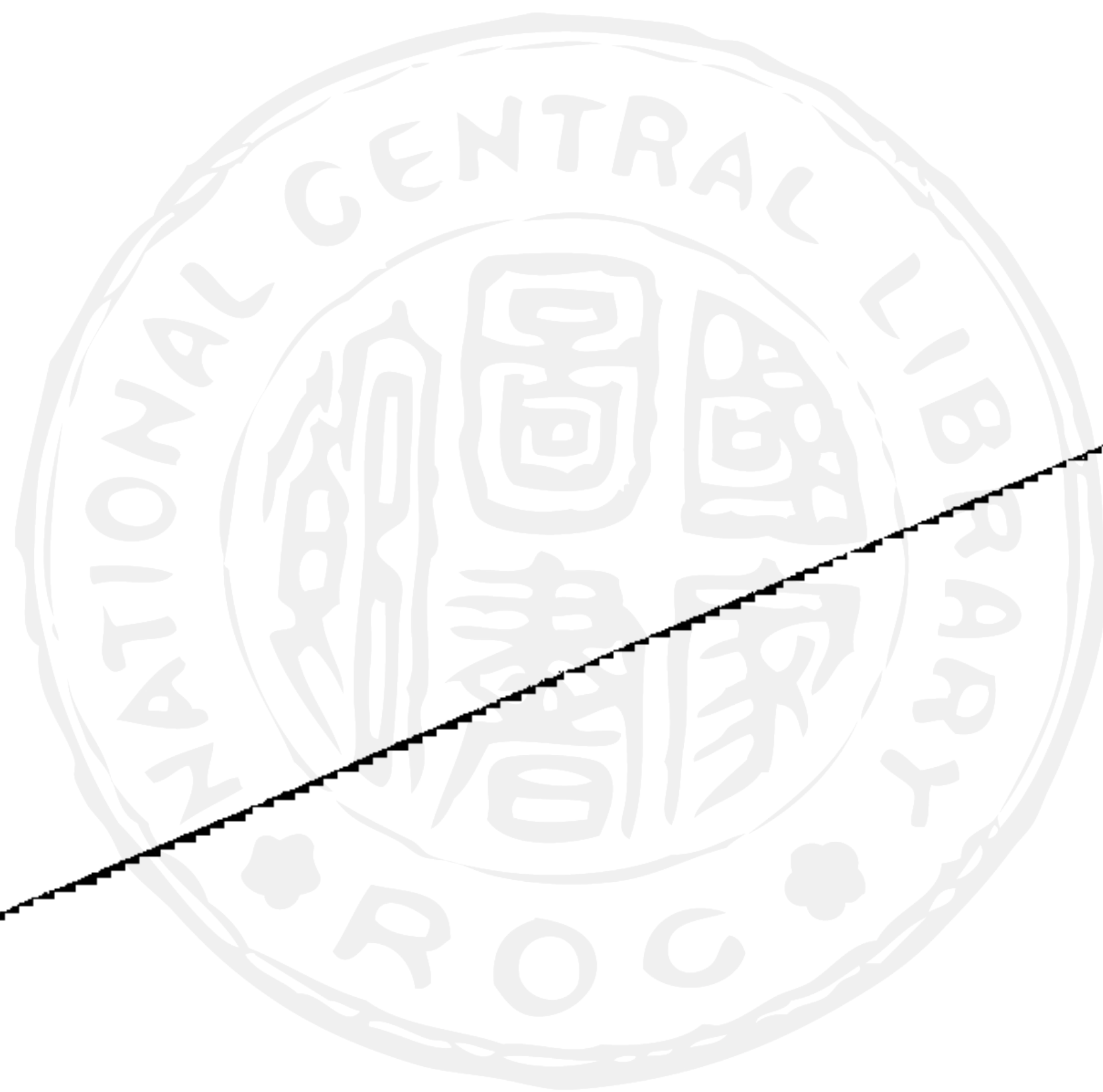
，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九淵與熹，時各立門戶，並稱大師，熹主道問學，九淵主尊德性；熹好注經，九淵則講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其天分極高，出語驚人。以與熹辯「太極圖說」，幾如水炭，於是朱、陸兩派之爭，亘元、明、清三代而不息，至「理學」外別有「心學」之稱。然如九淵數傳弟子有謝枋得，宋亡，絕粒死。明王守仁（見第一冊）亦傳九淵之學，而益光大之，其學問、功業，皆足彪炳千古。至明末清初有黃宗羲（見第四冊），合德性學問而一之，其發之於外，則雖姦佞以申正義，起民兵以復宗社，誓死拒滿清之召，以耻貳臣，著書發政理之秘，以待後王，雖源出陸、王，然已非陸、王所得而範圍矣。清全祖望（見第四冊）之爲宗義續成宋元學案也，曰：「余嘗觀朱子之學，出於山（陽時），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文當自然有得，至其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即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於上蔡（謝良佐），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即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於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遺其一也」。此論最能窺見本源。其徒以空論相爭，不能於立德、立功、立言見其學者，皆腐儒也。

〔注釋〕一 鍼砭鑿磨，即箴規琢磨之意。 郡侯秘書，指朱熹。 白鹿洞書院，在今江西星子縣北廬山五老峰下

。唐李渤與兄涉嘗讀書廬山，畜一白鹿自隨，因以名洞。南唐於其地建學，宋初始改書院。後廢。朱熹知南康軍，重加修建，集生徒講學，其名乃著。二 子曰下二句見論語里仁篇。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喻，猶曉也」。邢昺正義曰：「君子則曉於仁義，小人則曉於財利」。此節釋君子小人所喻，以辨志爲要。清張爾岐有辨志篇，立言頗精核，茲摘錄其略曰：「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輻楫也」。又曰：「習之不同，志爲之

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在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三 汨，从水，汨沒，猶陷溺也。象山之兄九韶（字子美）居家正本上篇論後世士習之壞，與此節意略同，節錄於下，曰：『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教，長者無大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糊名考校，禮、義、廉、恥，絀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賊夫人之子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怛，勿丫；悲憫之意。中庸：『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勿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勿措也。』。四 不殊志，猶言同志。

李石曾楊家駱兩先生主編之「世界學典」，所定「中文版」，近期刊行各冊之擬目，內有「中國文選」一種，將藉選文千篇，以代表中國生活、歷史、學術、文藝等多方面之知識與特徵。仍循「世界學典」例分三部：先以「通論」貫串各文總敘其略；次則爲「文選」，各文分就入選主要目的，彙列二百餘單元；殿以「辭典」，則凡通論所敘之未盡，及各文必待注釋而始明者，按辭語之筆畫部居，以次羅列而說明訓釋之。稿成未半，共匪陷滬，楊家駱先生在臺先就記憶所及者錄出二百餘篇，編著爲「新世紀高中國文選」，刊行以來，不及一歲，已重版數次；其爲初中編纂者亦在排印中矣。本局迭承各方賜函，僉以此作實爲代表中國文化之名著，不僅可作中學教材之用，建議重行分冊另印，以供一般之需要。本局因利用原版酌爲分合，別印爲「單元式國文選刊」一套，以便讀者。亦以利用原版之故，其中說明注釋間有前後關照者未能盡改，全書數百萬言，值茲克難時期，爲節省物力計，不得不然，至冀察諒，無任感幸！



國立中央圖書館

802.84

書碼 8664

登錄號碼

045475

11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45475



50342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初版
單元式國文選刊之一

八德文選(四)

本冊基本定價 0.144

著者.....楊家駱

行人.....李鴻球

出版者.....世界書局

印刷者.....世界書局

發行者.....世界書局

局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國20相)

34